

新時代  
史地叢書

歐洲的危機

原著者 薛格弗利特  
譯述者 樊仲雲

主編者 吳敬恆  
蔡元培  
王雲五

25

795

新時代史地叢書

原著者 薛格弗利特  
譯述者 樊仲雲

Siegfried, A.

歐洲的



主編者

吳敬恆  
蔡元培  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## 譯者序言

近三四百年來，向不過如亞洲大陸一大半島的歐洲，竟一躍而爲世界的支配者，無論政治、經濟、產業、文明、思想、哲學，都莫不以歐洲爲主體，爲典型。這是人類歷史上未有的奇蹟。

但是這二三十年間，此人類歷史上的奇蹟，即歐洲白人對世界的支配，畢竟來了沒落的朕兆。二十世紀這樣將是歷史上新時代的展開。

歐洲的沒落，一方面是由於內部的對立，彼此之間，竟抗爭不絕。以德、法兩國的衝突爲中心，現在竟又出現頗似戰前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並峙的局面。第二次世界的危機，是日益迫近，隨時有爆發的可能。歐洲之不能統一而成爲一個經濟單位，是其趨於沒落的自身的原因。

還有在他方面，則以競爭的勢力的興起，乃使歐洲向來的霸權，發生動搖。此競爭的勢力有二：一是美洲，一是亞洲，而歐洲則正當二者之間，處腹背皆敵的境地。美國的獨立建國，爲白人殖民地

趨於成熟的象徵；日本的勃興，表示有色人種將趨解放的信號。於是歐洲的活動範圍乃日趨狹隘化，成爲頭重腳輕的形勢，而現着搖搖欲墜的現象了。

這是歐洲今日當面的危機。

以英國的危機、美國的成年、南美印象記等著作馳名世界的本書作者，對於歐洲目前的危機，於英、美情況的敘述外，更提出有色人種之解放運動，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。

本書作者薛格弗利特（André Siegfried, 1875—）他是當今法國的經濟政治學者，文學博士及學士院會員，政治科學學院教授，外交部國聯經濟部長。父親是國會議員，商業部長，岳父是國會議員，馬達加斯加總督。

譯者翻譯本書的用意，不止要認取目前歐洲沒落的運命，還在把握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途。

本書共三篇，其中小節標題，係譯者爲醒目起見，另行加上的。

本書係由英譯本譯出。

樊仲雲（二十五年七月）

# 目次

## 譯者序言

### 第一篇 十九世紀 ..... 一

一 歐洲霸權的樹立 ..... 七

二 歐洲與其他大陸的關係 ..... 一三

三 歐洲的帝國主義政策 ..... 二〇

四 歐洲的文明制度 ..... 二七

### 第二篇 二十世紀 ..... 二二

一 美國的獨立 ..... 三五

二 有色人種的解放運動 ..... 四三

目次

一

|   |  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-|----|
| 三 | 歐洲大戰的影響 | 五二 |
|---|---------|----|

|   |  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-|----|
| 四 | 世界勢力的分裂 | 六二 |
|---|---------|----|

|     |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|
| 第三篇 | 今日的問題 | 六五 |
|-----|-------|----|

|   | 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|----|
| 一 | 產業組織問題 | 六六 |
|---|--------|----|

|   | 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|----|
| 二 | 生活標準問題 | 七七 |
|---|--------|----|

|   | 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|----|
| 三 | 創造才能問題 | 八四 |
|---|--------|----|

|   |    |    |
|---|----|----|
| 四 | 結論 | 八九 |
|---|----|----|

# 歐洲的危機

## 第一篇 十九世紀

很明白的，歐洲是已遇到了一個危機。長久以來，歐洲稱雄世界，其勢好像不可動搖，但是現在，舊世界的霸權是發生問題了。並且不止歐洲的運命發生困難，甚至其全部文明形式，亦發生危險，這真是歐洲危機最嚴重的所在。

文化程度進步之高如歐洲那樣，在從前也曾有過，例如中國、希臘以及歐洲的大黃金時代，但是卻像美人之所言，這些古代的文明，其器具與設備都簡陋得很。而現今的進化則不然，其主要之點，在物質的進步與人類所未曾加以利用的自然力的征服。直至於今，對於世界之極度開發，是幾乎可說全在白色人種的指導下，或者換一句同樣意義的話來說，是在西方勢力的蔭底下。而成就

此非常的勝利的原理與方法，則導源於歐洲西北部，當十八世紀末葉發生產業革命的時候。但其極度的利用，則至近二十年來始完全見效，我們今日，乃漸見其無窮的影響。

我們當着人類史上新時代的誕生，雖然今日，尙不能名之爲何，但在將來，像對於鐵器時代或青銅時代一樣，必能有適當的名稱。此爲新產業方法之精髓的革命的酵母，其作用之大，實不止生產方面。如社會的構造以及個人生活的內部，都受其影響，甚至數千年來，遠及先史時代的制度與傳統，亦爲之摧毀。不僅人類與自然間以及其彼此間的關係，以此而發生改易，且如古昔的方法與我們道德的標準，都大起變化。卒致大陸間與種類間的平衡，亦爲所破壞。

新石器時代的遺跡，我們在古代文明傳統的方法中，是尙可見到。這次革命的中心，便是以機械代替器械，遂使人類遇到了自石器時代以來所未有的難題。我們今日的根本問題，是各種族與各大陸對於新情勢的反應，結果所至，世界霸權之地理的分布，或爲之完全推翻。今日「歐洲的危機」就如這樣包含在這更大的文明的危機中的。

事情的背景我們且擱過一旁，現在，我們要把出現於面前的事實，作個詳細的研究。自一九二



九年以來，這個世界是陷於非常複雜而廣大的恐慌危機中，推厥由來，實由大戰及戰後各種動亂不安的因素。其內包括着許多不同的方面，且每種都可自成一特殊的危機。

第一是戰爭的清算，這與一般的想像恰相反背，並沒有完全實現。最主要的困難，便是怎樣收拾那擴張過甚的產業設備。蓋當歐洲正在混戰的時候，其餘的世界都爲的供給交戰國的需要，應付交戰國退出國際市場的局面，而熱狂的增加其設備。但至戰爭終止，歐洲現在要來恢復他的損失了。並且還有那些由和約而建立起來的許多國家，因爲要保持其基礎不安的獨立，都本能地建立起自主的產業來。這種野心，就政治言，誠然正當，但就經濟言，卻頗不合理，尤其是因爲他們的努力，是長期的，加倍的。

由戰爭所造成的幻想，其最危險者是以爲生產可以盡量增加的信念，好像消費是無所制限似的。蓋自休戰以後，長時期間，曾痛感供給之不足，於是勢將回落至過去的低價水準一事，遂根本不復置念。而當時的一切現象，亦大似所以證實此種見解。有些道德家頗希望大戰爲其所造成的空前的破壞，可以使人們認識節約的教訓。但是事實恰恰相反，這只使人們習於浪費。和平雖已恢

復，而事勢卻並不好轉。爲了得有巨大的資金以供浪用，於是繼着實行通貨膨脹，結果算以暫時的最不健全的方法，使人類表面的購買力，爲之增加起來。一九二一年的恐慌，不久就過去了，因爲把物價水準提得太高，只得了部分的矯正。又因圖謀恢復，戰時財政政策仍舊繼續不變，而所有最惡的幻想，亦如這樣繼續着。直到今日，恢復和平已十五年，戰爭的清算始以通貨收縮的形式而着手。

但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三〇年間短期的繁榮，卻並不合理。在大戰期間，各國的農民與原料輸出者，都曾獲利不少。以後，因了恢復工作與同時並起的新產業設備之大擴張，於是造成了空前未有的活潑氣分。如對於汽車、飛機、電氣家具及爲一般人所力能具有的新機械之新需要，實不止開拓了前所未聞的銷路，且似將來亦有無限擴張的可能。

政治的權力，幾於各地都移轉到大衆手中。我們知道一般大衆，不僅無責任心，且大抵是以人生之享樂爲念的。於是結果，公共預算大爲膨脹，從前所積聚起來的資金的大部分，都費耗於日常用途之中。可是有些皮相的觀察者，反以爲戰爭已使世界富裕，且使之具有巨大的購買力，爲從前

所未有，他們都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現在，這種購買力的虛構的部分是消散了，那爲供給非常的消費而建立起來的過大的設備，則停止無用。恐慌的根本原因已漸趨明白，事態的真實性質，我們也可明白看出了。

此種恐慌的附屬事態其發生在與長期物價週期的下落同時，情形正與一八七三到一八九四年間的不景氣一樣，自此以後，亦恰相同，有從一八九五年直到戰後的物價上騰的形勢。就經濟史言，此二十五年的週期，可以比之爲經濟的有機體之呼吸作用，或者換一比喻，則有如潮水之漲落。由此週期，乃產生一種不能避免的空氣，所以在某一時間內，經濟生活實是在預定的形勢下而或上或下。由從前的分析，恐慌的到來，大概每隔七年至十年，不過這種典型的恐慌，較之造成物價上下的波動，卻不重要多了。

最近這一次的變動是發生於一九二一年恐慌初起時，上漲達一世代的物價至此乃開始下降。但是真正的轉捩點可不容易見到，因爲這其間混雜了許多過渡的或偶然的事情。而由通貨膨脹並世界的重新再分所造成的混亂，亦使真正發生的事件爲一般人所不能見，因此他們是連金

子價與紙幣價都不能在一般物價水準上分別清楚的。

但從一九二五年後，很明白的，美國的恢復繁榮可沒有把物價提高。記着當時我正在美國，頗爲之吃了一驚。原來金子的購買力在大戰時曾頗受打擊，現在其漸趨回復的傾向，已成爲不可阻止了。故於結果所引起的廣泛的物價的大跌落，必須有絕大的努力以爲遏止。蓋若市場上騰的氣分而富有經濟的養氣，有利於生產者，且使所有借款者都得易於借貸，那自然不容擔心；但若反之，是一種下落的氣分，那就要使一切都現悲慘現象了，負債者不知所償，經營事業者無所活動，而從事生產者則簡直一籌莫展。我們今日，無疑地是在物價下落形勢中，其盲目而幾乎互宇宙的大力，實壓抑着所有的努力與抵抗。這是世界危機的第二方面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
戰爭的清算與物價的下落，二者有相同者，即使所有的國家與大陸都受其影響。但是二者在本質上，可並無新異之點，物價週期既如四時季節一樣爲定期的，而由歷史，歷來戰爭的清算，亦莫不如此。

但有第三個危機，且尤有關於歐洲。其發生的由來，是因爲世界經濟組織的重心，現在已漸次

移動了。這個傾向要回溯到二十世紀初頭，但以大戰，乃更促進，實使歐洲昔日所有的產業獨占權，發生將被攘奪的危險。在這裏，我們是既無先例可循，也無經驗可據。當着面前的，是新事實。這種全然未曾有過的新事態，只使我們惶惑不知所措。現在，產業之地理的再分布，正在進行。歐洲因了長久以來，較人前進，現在是在設備過巨的狀態。故在今日，歐洲不僅須對其領導權有所證明，且因其年青的競爭者，不願承認歐洲過去所享準獨占的權利，並須對其自身的存在，亦表示理由。

總之，要詳定歐洲的地位，我們必須將危機中，孰為一時的原因（大戰與戰爭的清算），孰為重現的事物（物價的週期），以及由世界經濟組織之改造而發生之事，（經濟重心的移動），加以分別。因為這三個危機都是彼此互相重疊，所以很容易一舉足即陷於錯誤。我們雖對永久衰落的可能，向不置意，但是現在的歐洲人卻容易把這種可能性形容過甚，這是要注意的。

## 一 歐洲霸權的樹立

歐洲霸權的樹立，在世界史上是比較近代的事。當十六世紀初葉，歐洲的制度其勢並不足支

配舊大陸的全部，那時，土耳其人還在維也納的城外，俄羅斯尙是面向東方的，西班牙剛從摩爾人手中解放出來，甚至如前爲歐洲文明中軸的地中海，也還是東方而不是西方的。直到文藝復興以後，歐洲始在其他大陸中嶄然露其頭角。因了接二連三的發見新地，擴張領土，殖民海外，都得到成功，於是歐洲乃突然如花之正發。加以此時，古代文明已趨靜止狀態，結果遂造成了白色人種的支配。此種白色人種的支配，其義與四百年來歐洲的支配相同，在人類史上實爲一重要的階段，但是現在，已有一種徵象，使我們覺得這不過是一時的形勢而已。

這種人種的優越，其原因是很容易明白的。引用一句巴雷斯（Maurice Barrès）（法國小說家，一八六二——一九二三。譯者註。）關於拿破崙的話，這只是「以熱情爲服務方法」的問題。

在現在視爲經典般的保爾·凡來利（Paul Valéry）（法國詩人，一八七一年生。譯者註。）的著作中，曾言在其他人種看來，歐洲白人具有一種不可抑制的野心，卻不自知其可能的限界；他們同時對於其自己的野心，並有一種自希臘人遺傳下來的沈着的批評精神。因之，再引用巴雷斯的話，歐洲冷酷的制度是具有火樣的熱情的。由古文明的堅定性與歐洲的焦躁性，二者的衝突，造成了非常的混亂，結

果大陸的平衡以之發生變化，以前，歐洲只是一片任侵略者蹂躪的土地，可是現在成爲擴張的中心了。數百年來，歐洲對其餘的世界發展其勢力傳布其文明。

但是只在十九世紀，因了產業革命，歐洲的勢力始達到最高點。以煤、蒸汽機及鋼鐵爲基礎的，新產業技術的誕生，使歐洲握有無與匹敵的獨占權者達一百年以上。煤炭時代，現在是衰落了，但在當時，實使歐洲得利用之以開發其餘的世界，一點也不誇張的說，整個世界是以歐洲爲模範而統一起來。這種冒險的精神，我們得承認是誇大而不安的。科學，在從前的希臘人看來只是一種滿足好奇心的東西，現在卻成爲力的泉源；至如生產，雖完全是物質的，現在卻是理想主義與使徒的對象，是人類進步上的神祕主義。於是斷絕了與過去的關係，斬斷了與文明的實際設備始終不變的數千年間的連絡，而有新的生活旋律之出現。故即在我們現在想來，這也是偉大的事業。我們倘能從此自自然力的羈絆中獲得解放，那末像古代傳說中魔術師弟子樣的法力，我們是不難達到的。

要明白歐洲是怎樣行其支配，並以何種方法開發世界，那末我們似可不必遠及過去的歷史。

凡是在前世紀末，旅行過海外的人，只要把過去所見到的記憶一番就是了。就我自己而言，從一八九八到一九〇〇年，我的行程尙明顯的如在目前，那時舊世界的星辰還未開始下落。（註）

我們但見，用以開發那些棄置不顧的自然資源的，到處是我們的金錢。一切都有賴於我們，因為只有我們能供給那不可缺少的資本。所有真能投資的人們，都是來自英、法、德及中歐、北歐少數國家。甚至直到近時，美國還是個借人款項的國家。但是可不止出借款項，有許多時候，我們還派遣技師管理人與資本同往，爲之管理生產，並負業務指導之責。據我的記憶，礦山技師大抵是英人或法人；經營鐵路的是比、瑞及北歐人；所有的海軍機師是蘇格蘭人，而所有紗廠中的工頭則來自藍開夏。便如這樣，凡是各種工廠、礦山、鐵路以及巨大事業，都是在歐洲人才的指導下進行着的。

但是我們的努力，可不止此。調整所有國際的經濟關係的，引用現代統計學家所定的名詞，便是我們的「業務機關」。我們無所匹敵的供給一切國際的海運事業。除了少數的美日公司外（如日本的，還是最近始有），現代所有商船的全部，可說都來自歐洲。同樣，國際銀行機關與保險公司，亦幾全部操於歐人手中。我們並且把統治階級放在有色人種居住的國家，而在居人稀少的土地，



則實以移民，建立新社會，俾顯然成爲白人在海外的部分。

在其殖民帝國上面，歐洲的勢力與權威是完全無缺的，但其支配，我們須知可不以此爲限。除了美國及一二自治領地外，與其餘世界的國際貿易，多由各歐洲政府自由決定，以個別的或聯合的共同政策，加以統制。舉個例子，如對中國印度訂定有利自己的稅率，並且擅自攔入拒絕進出的港口，徵發其工廠所需要的原料。言曰徵發者，雖形式上或不如此，但實則無異。總之，他們對於凡是可以發展的，都莫不擅立條件。他們不止對於物品，並且不論其爲奴隸或半奴隸的苦力，或自願移居某國的移民，都加以管理。

此時，倘若稍有抵抗，我們便要覺得可驚，並且事實上，還認爲是一種恥辱。因了這種膨脹，我們的得利是很顯然的。如以移民，我們解決了頗爲麻煩的過剩人口問題，而爲了造就海外的顧客，我們於是與以資本，使之趨於富有，俾爲我製造品的買主。

歐洲的股東有時雖或喪失其投資，但是普通多能收回利息、紅利、利益等，以爲補償。在中等階級倫理的當時，所有過剩的財富，都貯蓄起來，更作投資之用。因了這種投資者，於是歐人乃得有閒